

边境邮路上乡亲等着我



牧民签收木哈买提别克·木哈买提哈力送来的快递
(新华社记者阿曼摄)

2024年,邮政部门传来好消息:新疆所有边境村每周3班通邮率达到100%。新疆是我国陆地边境线最长的省级行政区,有长达5700公里边境线。大量边境村,或深藏于高山河谷,或分散在戈壁雪原,自然环境恶劣,交通状况复杂。它们能实现每周3班通邮,离不开一个个乡邮员年复一年的坚持与付出。

近日,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深入新疆阿勒泰,追踪采访哈萨克族乡邮员木哈买提别克·木哈买提哈力(当地人习惯喊他别克)。在基层邮政系统工作的27年里,木哈买提别克连续16年坚守着通往边境雪乡的邮路。相处十余天,记者同他一起分拣、运输、投递邮件,一道经历大雪、低温、雪崩灾害,记录着木哈买提别克的故事,也“刷新”着对邮政工作的认知。

今年49岁的别克,在邮政系统已经工作了27年,最近16年,他一直在跑同一条边境邮路——从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冲乎尔镇到毗邻哈萨克斯坦、俄罗斯、蒙古国的禾木哈纳斯蒙古族乡(简称禾木乡)。

别克的故事,始于一段军旅生涯。1993年到1996年,他在伊犁的消防部队服役,担任一号水枪手,那是灭火时站在最前面的人。因为表现优异,他不仅立过个人三等功,获得诸多荣誉,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临近退役时,部队希望留下他,送他到乌鲁木齐的军校深造。然而,就在这个关键时刻,父亲的出现改变了他人的人生轨迹。

那是一个普通的下午,别克正在营房里整理行装。突然,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高一低地摇晃着肩膀向他走来,竟然是他的父亲。父亲希望他能回阿勒泰接自己的班,干邮政工作。别克是家里最小的儿子,按照哈萨克族的家庭传统,他需要承担起照顾父母的责任。尽管他内心不舍,但最终选择了回归。

重续中断的邮路

回到阿勒泰,别克在接受

了一年的培训后,被分配到阿勒泰北部的北屯市,成了一名邮车押运员和驾驶员。2008年底,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重返乡下的老家。回到熟悉的冲乎尔镇,成为一名乡邮员。

冲乎尔镇下辖15个村,别克是唯一的乡邮员。虽然大部分村庄都分布在山窝里,别克骑着摩托车就能完成投递任务,但有两个地方让他格外头疼——禾木乡的禾木村和喀纳斯村,这两个边境村落地处偏远,交通极为不便。

新中国成立后,禾木乡曾有过乡邮员骑马送信,但到了2000年后,邮路彻底中断,村民们再也见不到乡邮员的身影。直到别克的到来,邮路才重新打通。

别克接手禾木乡的邮路后,一开始发往那里的邮件并不多,每周只有十几到二十件。他开着自家的小汽车,一周去一两趟,单位会报销油费。但随着时间推移,邮件数量越来越多,单位为他配备了一辆喷涂着绿色车漆的邮车。2012年之后,别克每周都要往返禾木三次,白天完成投递任务后,夜里再赶回冲乎尔镇,第二天继续分拣下一班的邮件。

分拣和装车至少需要四五个小时,别克还要编写第二天投递邮件所需的短信。他一边忙碌着,一边还要接听各种电话。完成分拣和装车后,他还要去加油、擦车,快速检修车辆,排除故障。

就这样,别克一个人承担起了分拣、装车、运送和投递的全部工作。有时实在忙不过来,他还会叫上妻子和孩子帮忙分拣和装车。他的两个孩子最先认识的字就是“禾木”和“喀纳斯”,那时他们才四五岁。

雪崩和极寒天气

阿勒泰地区冬季漫长、降雪频繁,每年天气稍一转暖,山里就容易发生雪崩。有一年3月,天还未亮,别克就驾驶邮车赶往禾木。刚进入一个S形弯道,一场巨大的雪崩

突然袭来,将前面的道路完全堵死。

见此情形,别克迅速掉头,往回开了两公里,却又遇到了另一场雪崩,将他困在中间。幸运的是,他找到了手机信号,及时向养路段报告了情况。两个小时后,养路段的工作人员才挖开他身后的雪崩。

当地牧民对雪崩已经习以为常,他们清楚哪里容易发生雪崩,并会提前用绳子人为引发雪崩,以避免其突然出现。近年来,阿勒泰景区管委会在雪崩易发区用大铁网罩住了整个山体,防护措施更加完善,别克相信,雪崩带来的影响也会逐渐减小。

新疆最冷的地方就在阿勒泰。几年前,气象部门在阿勒泰地区的一个县测出了新疆的最低气温——零下52.3摄氏度。

通往禾木的邮路上有一个大风口。别克回忆说,有一年冬天,他下山返回冲乎尔镇时,正赶上起风。邮车突然熄了火。他检查后发现,35号柴油都冻住了,这种柴油一般在低于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时才会冻结。夜幕降临,别克心想,附近应该有牧民居住。他凭着感觉走下路基,不知走了多久,终于找到了一户牧民家。他敲门喊道:“我是乡邮员别克。”主人惊讶地打开门,说道:“这么冷的天,你不怕死吗?”随后,他赶紧让别克进屋烤火。别克向主人要了两壶开水,摸着黑又回到邮车上,用开水浇淋油管,估摸着柴油慢慢化开后,他试着发动车子,车果然打着了。就这样,他幸运地继续踏上了邮路。

牧区的“梦想使者”

在阿勒泰地区的牧区,每年七八月是大学录取通知书送达的季节。对许多牧区孩子来说,收到录取通知书是他们人生中的“第一个梦想”。然而,许多孩子随家长转场到了夏牧场,录取通知书又必须当面送达,这就需要邮递员骑马投递。

夏牧场覆盖着像地毯一

样的绿草,盛开的金莲花则是绣在毯子上的金边,但通往美景的路却十分难走。车辆根本无法进入,窄窄的牧道只有几十公分宽,是牧民赶着牛羊在山里踩出来的。

别克每次送邮件时,都会背着绿色的邮包,骑着从牧民那里借来的马。有时需要跨过湍急的小河,有时要穿过高大茂密的松林,有时马甚至沿着陡峭的崖壁行走,另一侧就是深深的河谷。

别克说,给孩子送大学录取通知书是他最激动的时刻。希望能让他们早点拿到通知书,早点高兴起来。别克感叹,在边境牧区,考上大学并不容易,“村里只有小学,他们读初中和高中都需要到县城住校,离家上百公里。父母也要想尽办法为他们赚生活费。”

一壶5升的泉水

别克常常在运送和投递邮件时,为老乡亲们捎带各种急需的物品。有一年冬季,禾木的一户牧民因大雪封山,断了治疗高血压和心脏病的药。别克从县城拿到药后,发现牧民家附近积雪太厚,车辆无法进入。他便找来一匹马,骑了8公里才将药送到牧民手中。

类似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,但最让别克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底,他为一位临终老人带泉水的事。这些年,随着喀纳斯景区的开发,冬季旅游逐渐火热,禾木的许多牧民成了老板,一些人搬下山,到镇子或县城过上更好的生活,别克在禾木的熟人尔列提汗姐姐一家便是如此。

有一次,尔列提汗姐姐80多岁的母亲突然生病,情况危急。老人一直念叨着想再喝一口家乡禾木的泉水。尔列提汗姐姐和家人一直守在老人床前寸步不离,便打电话给别克,请他从禾木下山时,帮忙带些泉水回来。

别克以前遇到大雪封路、交通管制时,常住在尔列提汗姐姐家,他知道她家附近山里有一处泉眼。别克用塑料壶接了满满5升泉水,送到老人床前。两天后,老人离世。

“我对这里感情亲得很”。在阿尔泰山深处的牧区,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:“家乡是天堂。”出生在这里的别克总是说:“我对这里感情亲得很。”

1976年,别克出生在一个有8个孩子的大家庭。那时的牧区,生活条件极其简陋,除了水相对容易获取外,蔬菜和水果几乎见不到。每到过冬前,人们都要提前准备好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,做好几个月无法下山的准备。

别克回忆说,尽管生活艰

苦,但牧民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,大家总是互相帮助。

一天傍晚,父亲放羊归来,突然胃疼难忍,误将一瓶外用药当作止疼药吞了下去后,很快不省人事。当时,家里只有父母、五姐和他。母亲一边哭喊,一边让别克和五姐去找邻居帮忙。姐弟俩一个往东跑,一个往西跑,很快两边的邻居都赶到了。有的端来新鲜牛奶,有的让父亲喝油,还有的帮他揉搓身体。正是这些淳朴的牧民,用他们的智慧和爱心,把别克的父亲救了回来。那晚,大家守在别克家,直到天亮。多年过去,别克始终记得那天晚上的情景。

在大山里的牧区,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纯粹而真挚。

“头疼”的网购

在禾木乡,别克也见证着网购的飞速发展。他回忆,刚开始给禾木送邮件时,大多是特快专递、文件、信件和党报党刊。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,邮件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,从冬衣、鞋子、腰带到大彩电、洗衣机、滑雪板,甚至面粉、清油、大米等也逐渐成为网购的常见物品。

2018年起,为方便当地居民,别克所在的邮政部门开始承接民营快递业务,实施快递进村。如今,别克除了负责邮政邮件外,还帮助7家民营快递企业将快件送到禾木乡。邮件数量从一天十几二十件,增加到一两百件,再到如今的2000多件。然而,随着网购的普及,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。有的牧民不会打字,选好商品后只能发定位给商家,大山里定位不准,地址填错的情况时有发生,给别克的投递带来了不小的麻烦。

尽管工作量不断增加,别克始终耐心地为牧民们服务。

为了保障这条邮路的畅通,别克所在的单位不断增加人手,如今每周六向禾木通邮。十几年来,别克驾驶的车辆也从自己的小轿车、越野车,换到单位配备的皮卡车、面包车、厢式货车。从十几件邮件到几千件,别克见证了邮政事业的发展,也深知自己的工作责任愈发重大。

别克8岁时,随家人从牧区搬到镇上,镇邮电所悬挂的“人民邮电为人民”几个大字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1994年,别克在部队入党时,他用哈萨克语写下:“共产党员,就是要吃苦在前,享乐在后。”别克说:“现在,我既是一名乡邮员,更是一名共产党员,我的工作,就是要做到那几个大字。”

张晓龙 阿曼 尹星宇
(摘自《新华每日电讯》)